

父权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与女性艺术家的自我意识

魏尔雅

(中国人民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自我意识是艺术家必备的素质。在父权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女性的自我意识被压抑,因而女性艺术家很少。随着父权社会权力中心的逐步瓦解,女性的自我意识渐渐觉醒,女性艺术也逐步走向繁荣。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女性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关键和先决条件。然而,意识形态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父权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依然占据着包括女性艺术家在内的当今社会中的大部分人,这依然是女性艺术发展的阻碍。女性艺术家对自我存在的关注以艺术品的形式展现给大众,也必将促进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转变。从这个角度看,女性艺术家也是社会的先锋力量。

关键词:父权社会;女性艺术家;性别意识形态;自我意识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5)01-0077-05

自我意识是人的意识的最高形式,自我意识的成熟是人的意识的本质特征。人只有认识到自我的存在,才能主动把握自己的人生,才能使生命更有价值。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蒙田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也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认识自我,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本质特征。黑格尔将人的认识自我的特性叫作“自我意识”,并将它与“意识”区别开来^{[1]10}。

自我意识对于艺术家来说十分重要。第一,艺术家的自我意识使其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能够保持清醒的客观判断。第二,艺术反映的是人的精神世界,艺术作品不是自然的存在物,而是艺术家的一种特殊的创造活动的产物。艺术不是单纯地再现客观的物质世界,而是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艺术创作是再现与表达的统一。自我意识有助于艺术家的艺术表达。第三,每一个人都是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都存在着人类共有的局限性和渴望突破局限的精神理想,而对自我精神的深刻挖掘也是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进行探索的重要途径^{[1]11-12}。

一、父权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对女性艺术家创作的制约

父权社会中,男性是社会的主导,女性则处于附属地位,女性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也一直处于边缘文化地带;女性被认定是脆弱而被动的,是满足男性需求的性目标;女性被界定为属于自然的领域,具有理家和养育的功能,而哺育子女这种家庭劳动被视为她天生的功能之一,没有薪酬,因此没有被算作在高尚工作的范围之内;她被认定只作为艺术创作的对象,而非创作者;她若试图通过工作或以政治斗争的方式,跃跃欲试地使自己进入历史的领域,便是自取其辱——这就是父权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

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艺术家的创作。人类学家称,个体经过教育,接受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可以从中找到合适的角色,从而能被社会接纳为成员,这一过程称为濡化。社会施加给女性的道德规范、价值观等衍生出女性自我的性别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又指引着女性的行为。男女的性别差异反映在性别意识形态领域则表现为信念、理想、热情、观念、价值观、世界观、宗教、道德、政治哲学等方

收稿日期:2014-09-18

作者简介:魏尔雅(1989-),女,河北保定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绘画理论与创作。

面,无不深刻影响着艺术家的艺术思想和视角取向^{[2]10}。阿尔都塞说:“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无非是该社会或该时代的自我意识,而这种自我意识又透过其自身的神话体现着世界的整体。”他认为,每一件艺术作品,都产生双重意图:美学的和意识形态的,而意识形态并不是直接自我实现的^{[2]36}。父权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决定了以男性艺术为标准的评价体系。文化与学术的世界是由男性的权利以及无意识间流露的父权体系的心态所主宰的。历史上的女性艺术家大多处在以男性为主体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框架之内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忽视、排挤和压制。女性在艺术世界本身的运作结构里所拥有的,是极边缘的地位。

女性艺术家生活在父权社会之中,其创作或有意识或潜意识地表达着自我对社会意识形态的认识,女性艺术家如果只把自己当作社会的附属品而非主人的话,其创作必然不能成为一流的艺术。女性的弱势地位导致其没有独立的能力,需要依靠男性来生活,因而很多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中流露出一不自信、不勇敢甚至讨好于男性的特点,这些都是制约女性艺术发展的核心因素。只有跳出性别意识的约束,真诚勇敢地面对真实的自我和生活,才能成为一个独立于世的艺术家^[3]。

二、女性艺术家对父权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妥协性

父权社会的社会制度使男性成为社会的主导,是第一性别,而女性作为第二性别往往忽略了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在社会秩序的领域里妥协而缺乏自决的力量。女性的聪颖、贤淑的附属品性质被认定为男性需求的品德,而愤怒、怀疑、反抗等女性其他天生既有的特点却受到公开的质疑和排挤。她如果抗拒父权社会的权威,则被认为幼稚无知或缺乏女性气质。女性必须顺从,内心必须与父权秩序一致,而这秩序以强迫性的方式论述着,直达我们潜意识的最深处,形成我们的社会,以及几乎是所有我们所知道的社会中女性对自己所作的定义。

父权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深刻而隐匿的。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中,为社会里取得的整体确立关系作掩护,让这些关系看起来似乎是事物自然而永恒的秩序,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之一。父权社会中男性拥有很多抽象的权利,这些抽象的权利是看不见的,只有在那些不自觉的向它投降或操纵它的人的共同合作之下,才得以进行,而与之合作的正是女性艺术家的妥协与退让。女性画家李虹曾说过:“女性艺术家创作时,一直在男性话语中求生存。这种自我意识的不觉醒,使得女性创作时受到双重压迫。女艺术家们要从自我开始,不要再充当共谋的角色。”

历史上女性艺术家在父权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下进行创作,其妥协性一直存在着。例如,18世纪后,历史进入理性时代,女性艺术家增多,社会地位也逐步提高,但女性艺术家的边缘地位一直未曾改变。著名的职业女画家如英国的考夫曼、法国的维热·勒布伦、拉比勒·吉雅和维拉耶·柯斯特,她们均出自画家父亲的私塾,作品明显流露出贵族文化所追求的矫揉造作和纤弱感伤的“女性气质”,以及资产阶级秩序要求女性遵守的“自然”规范。虽然这些作品能体现出一些女性艺术家的自信与对自由的追求,但这时女性艺术家的自我几乎完全在父权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之下,女性艺术家的创作也只是主流艺术的附庸^{[4]101}。

在今天的社会中,女性艺术家的妥协依然束缚着她们的艺术创作。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依然被大部分女性承担,职业以外的时间和精力全被家务与养育子女占据。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女性自身的家庭责任,使得女性艺术家不得不削弱在精力和思想上对艺术的追求,艺术不再是生活中第一位的,而是第二位甚至最后的。女性艺术家如果想彻底追求艺术,就需要在生活上要付出巨大而沉重的代价。她们不能成为符合社会规范的好妻子、好母亲,很难拥有幸福的家庭生活并要承担巨大的舆论压力。因此,大部分女性艺术家只好对社会妥协,为家庭牺牲,从而损害其艺术生命。

很多的女性主义艺术家努力地突破社会为女性设定的性别角色的藩篱。女性主义艺术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女性在家生活中的地位和角色。对于她们来说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自启蒙时代以后西方艺术致力于表现的“幸福家庭”的幻象。女性完全服务于家庭是新教伦理精神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保证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秩序稳定的基石之一。其中,资本主义家庭新意识形态对于愉快的母亲身

份的崇尚,实质不过是为女性规定了一系列特定的性别角色,将其限制在家务劳作之中而剥夺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真正自然的权利^[9]。

在美国艺术家阿普布鲁格创作于1987年的《不要叫我妈妈》中,就对传统的母亲形象进行批判与反抗。画面中异常简洁的卡通式的人物被置于片段式的生活空间中,在日常生活场面中却流露出一种极为怪异的样子。同样,英国艺术家瑞格的作品通过历史绘画传统的叙事方式,表现了女性在传统社会和家庭环境中所处的受压制的状况。《家庭》一画即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广大的画幅,奇异的人物造型,富于戏剧性的构图和强烈的明暗对比,似乎暗示了隐藏在阴影中的令人不安的家庭秘密^{[4]136}。

随着父权社会男性权利中心的逐步瓦解,女性的自我意识也渐渐复苏,敢于正视自我,表达自我的女性艺术家也越来越多。但是,父权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仍然广泛而顽固地存在,制约着女性艺术的发展。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女性艺术家的妥协性上,同样体现在女性艺术家刻意强调女性的性别角色身份上。当前很多女艺术家的创作题材集中在对女性性别意识的反映上,无法从已在头脑中定势了的社会性别模式中挣脱出来。这种对女性意识的过分强调,是女性艺术家不自信,自我边缘化的另一种体现。

一个成熟的艺术家,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然后才是他的性别角色。艺术创作,需要艺术家真诚敏锐地关注生活,关注人类社会,创作的过程中充满了丰富的感性体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转化的过程。为了突显自己的存在,很多女性艺术家刻意地从女性的性别角色出发,选取一些强调性别身份的事物作为一贯的符号,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就会空洞,做作。女艺术家崔岫闻对于“艺术和性别”这样理解:艺术是随性的,随性情、随性别,艺术原始的萌动阶段是不应该掺杂任何功利色彩的,其实在艺术的原发阶段,直觉阶段或概念阶段,性别特征是不起作用的^[6]。如果艺术家在进行具体创作时,意念主要集中在“性别意识”和“女性身份”上,创作一定会受到阻碍,限制自我的表达。只有以一个自信的心态进行艺术创作,从社会人的身份出发,才可能创作出伟大的艺术作品。

三、女性艺术家的自我意识与艺术探索

1. 女性艺术家自我意识的觉醒

美术批评家贾方舟先生曾说:“男性话语一直统治着文化艺术,成为艺术创作的传统。虽然妇女的政治地位在不断提高,但在艺术创作上,男性话语传统却迫使女性艺术向男性靠拢,以致牺牲掉女艺术家作为女性而特有的资源和感受。当代,女艺术家们已在向无性别的艺术提出挑战,使得女性艺术不再只是非主流艺术、边缘艺术,她们已在用自己独特的视角为艺术史增添新的内容。”^[6]女性艺术家应当追求精神上自我的解放,而不是被解放。关注自我不应只是自怨自艾、顾影自怜,独立的人格才是实现自我的真正前提。在父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下,女性艺术家是自我意识觉醒的先锋。很多优秀的女性艺术家在被压抑和被边缘化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创作,展示了女性的坚强、自信、独立和追求自由的精神。她们之中的一些作品为彰显人格的独立,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采取了较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这些作品确实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并推动了女性艺术的发展。

墨西哥女艺术家弗里达·卡罗是女性艺术家自我意识觉醒的典范。她的作品中自画像很多,是对她自己的剖析,在不同的角色中既揭示又隐藏了真实的自我。自画像代表着艺术家自我意识的领悟与觉醒。当艺术家对自我意识产生初步认知并迫切希望将其自身的个人形象展现在作品中时,这种要求就是一种艺术家强烈自我意识的表白。对于弗里达来说,自画像是其实现自我救赎的方法^{[7]6}。

女性主义艺术运动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一次广泛的觉醒。1970年,美国艺术家朱迪·格洛维茨将自己名字中的夫姓去掉,改用出生地芝加哥为姓,以表示对父权社会意识形态的脱离和反抗,从此展开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女性主义艺术运动自此展开^{[1]56}。

20世纪70年代以前女性艺术家的创作属于无组织、零散和随意的个人性创作,而70年代的女性艺术家开始重新审视女性的性别角色,认识到造成女性被压抑地位的原因是“社会性别结构”而不是自然性别。是父权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束缚和损害了妇女的社会角色。女性主义艺术的目标就是要在新的

和“自由的”女性性别角色结构之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成就就在于在艺术中清晰地提出自身的问题,早期的女性主义者更倾向于个人身份的认定:“我是谁”;70年代的女性艺术家的目标,用芝加哥的话来说就是:“在我们的后动中形成我们自己的环境——用他们来表现人类生存的全部性质”而不问“我是谁”,她们提出新的问题:“我们是谁?”来作为探索女性共有的、集中的“环境”,使每个女性能够把自己作为整个人类的一员来理解^{[4]125}。

70年代的大众艺术以平常的方式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女性艺术也开始大量涌入到一些大型的、公共基金的、都市项目中去,致使整个领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女性力图表现将个人的“我”融入到公众之中,给公共艺术项目带来一种新的态度和图像,指出了一条调和那些团体与艺术家传统观念的道路。

2. 女性艺术家的艺术探索

对于身体、身份和材料的探索构成了女性主义艺术的三个主要方面。

(1) 身体

与20世纪60年代末的妇女解放运动紧密相连,女性主义艺术家对于女性身体的表现已经具有明确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不同于以往男性艺术家只将女性身体作为有色情意味的性对象,女性主义艺术家试图强调和表现的是与身体、生殖相关的欢欣力量,以及所伴随的生理和心理的痛苦体验。

法国艺术家圣法勒是通过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传奇女性艺术家,她打破了社会和家庭所赋予她的传统女性角色。她在6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娜娜”塑像,为其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圣法勒的“娜娜”们鲜艳的色彩、硕大的形体、狂放的姿态,明显流露出一种略带滑稽但又充满欢欣的自我意识,明确拒绝了以往男性艺术家投射到女性形象中的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狂想^{[4]174}。

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并不是永远充满欢欣。不同于圣法勒无伤大雅的谐谑,美国艺术家妮尔表现了女性的另一面。她作品中的人物的目光总是直视观者,充满了不妥协与挑战精神。这与她自身的经历有着深刻的关系。妮尔的创作经历了抽象表现主义、波普和极少主义等时代,虽然她能够不时地展出作品,却长期受到批评界的忽视。直到1974年,惠特尼美术馆才为已经74岁的艺术家举办了一次大型回顾展。她的遭遇使她更强烈地感受到女性艺术家在男性话语体系下待遇的不公平。更激起了她的抗争意识。她曾以写实的手法创作了一系列怀孕女性的肖像。《玛格丽特·伊文斯怀孕》是其在1978年创作的同类题材作品中最震撼的一幅,准确地捕捉住和表现出了在这一生理现象后面隐含的复杂心理内容。而这些都是以往艺术所有意漠视和极力回避的^{[4]185}。

(2) 身份

女性主义艺术家通过对女性身体的表现,表达了与个人体验相关的痛苦与欢乐,表明了性别并非只是一种生理的构成,同时也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女性不只是存在的个体,也是一个社会群体。女性主义艺术家通过自己的创作,明确反对社会对于女性或公开或隐秘的压迫:女性是边缘的群体,在家庭、社会和文化生活中都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是以男性为主体的意识形态中的“他者”,长期受性别和文化偏见的压制。

美国艺术家弗莱的创作关注了社会对于女性更隐秘的剥削和压迫。1977年她创作的《玛丽莲》中,颜色缤纷的化妆品环绕着的是黑白的梦露的照片,充分表现了玛丽莲·梦露这一性感女神是被现代商业社会物化和符号化了的。燃烧融化的蜡烛、已经干枯的水果等,暗示着梦露所遭受的剥削、痛苦和过早死亡。那支漂浮在空中的画笔上滴落的红色颜料,仿佛是女性的血泪。这幅作品说明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不仅是直接暴力行动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文化工业和商业行为的受害者^{[4]189}。

英国艺术家柯波维斯基以摄影为主要创作手段,主要取材于已有的时装照片,因为这些时装照片在使女性身体构成欲望对象和转化为商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她自1982年开始创作的《模特愉悦系列》由10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有取自时装杂志和广告印刷品的模特形象,在重新拍摄和构图后再与其他一些物品的形象和文字并置在一起,从而展示了女性如何被欲望化、物化、符号化和商品化。

(3) 材料

很多女性艺术家为表示对于“男性主义”艺术的反抗,有意识地选择某些不受“男性”艺术家重视的材

料;也有许多女性艺术家试图摆脱这种传统的限制以及与之相连的极端主义倾向,通过对新的材料、技法与形式的拓展传达出更带有普遍意义的体验。

在这方面,德国出生的美国艺术家黑瑟是一位先驱者。她最为独特之处在于,率先使用了各种柔软、可伸缩、通常是同名的非传统性材料,如玻璃纤维、树脂、塑料、橡胶、皮管和绳索等。这类材料不仅具有审美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与身体有着更为内在的关联。例如《无题》就使用玻璃纤维、树脂和铝丝等为材料,其特有的质感和造型,传达出一种内在的生命体验。法国出生的布尔热瓦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系列绘画作品《女性居所》中,女性的部分身体由房屋构成,从而涉及到与家务连结在一起的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79]。

这些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中无不渗透着对于社会、对于自我的清醒认识。她们的艺术推动着社会中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女性艺术家的榜样。

女性艺术家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先驱。在父权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女性艺术家不放弃对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的追求,以艺术的方式,对旧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提出质疑,向不合理的社会性别角色模式发起挑战。然而,自我意识觉醒的道路任重而道远。女性的自我意识与父权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的斗争将是长期而持久的,这斗争不仅是女性艺术家与社会的斗争,更是与自己的斗争,考验着女性艺术家的勇气,挑战着女性艺术家的惰性。女性艺术家不但要顶住社会外界的压力,还要克服自身的软弱和不自信的缺陷。只有充分认识自我,认清自身的优点和不足,以自信、勇敢、坦然的心态去创作,女性艺术才能发展得更好,艺术界才能实现真正的平衡与和谐。

参考文献:

- [1]琳达·诺克林.女性,艺术与权力[M].游惠贞,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2]耿幼壮.女性主义[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 [3]胡洁.当今的女性艺术[J].艺术探索,2008(4):54-60.
- [4]李建群.西方女性艺术研究[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6.
- [5]李捷.任重道远的中国女性艺术及批评——从“自我画像:女性艺术在中国(1920—2010)”专题展谈起[J].东方艺术,2011(3):61-63.
- [6]秦晓.女性艺术家不再非主流[N].光明日报,1998-03-12(5).
- [7]萧耳.女艺术家镜像[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The Gender Ideology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Female Artists

Wei Erya

(School of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Self-consciousness is an essential quality of an artis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gender ideology of a patriarchal society, women's self-consciousness is repressed, and thus there are a few female artists. With the gradual disintegration of the centers of power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women's self-consciousness are gradually awakening and women's art is also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prosperity. Self-consciousness is a key and precondition of women artists. However, the influence i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most of people including the female artists in today's society still have the gender ideology of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which is still an obstac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arts. Female artists show their self-concern in the form of works of art to the public, they will als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ender ideology. From this point, female artists are also the vanguard force of society.

Key words: patriarchal society; female artists; gender ideology; self-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 崔福林)